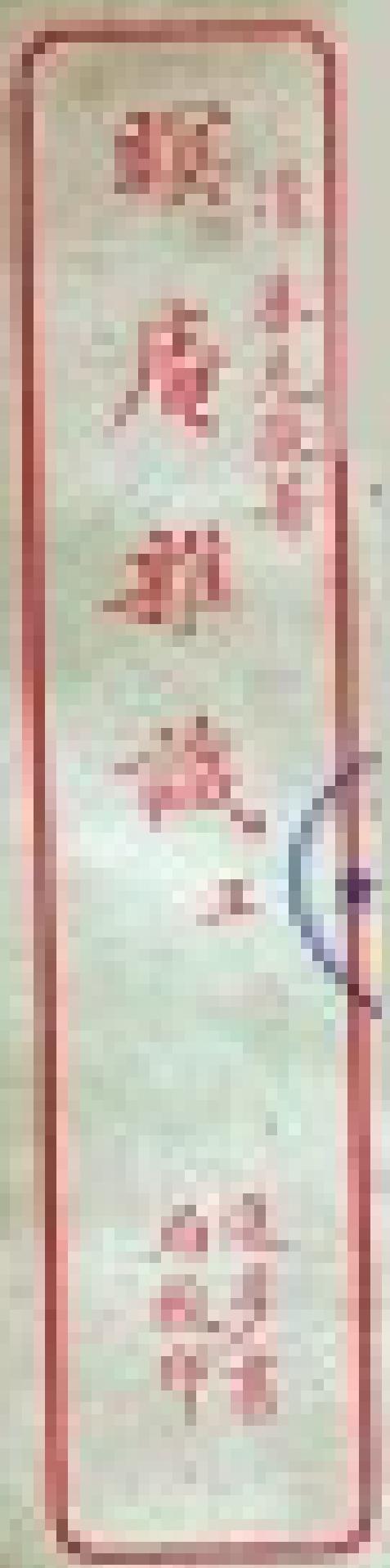


瞑庵雜識

清朱克敬著

上

進步書局校印



清 朱克敬著

瞑庵雜識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瞑庵雜識提要

此書為皋蘭朱瞑庵著道咸同光四朝軼事遺聞往往散見其中而於湘中諸老若曾文正曾忠襄左文襄及郭筠仙尤多所表章間及近代詩辭其論斷取舍頗具特識徵文考獻者得此亦論世知人之一助云

題辭

故侯新貴去堂臺。二十年間事渺茫。
猶喜野人能強記。柳陰蒲扇詰滄桑。
偶談閒事暢幽情。莫笑潛夫下筆輕。
二十二編青史在。幾行公道幾分明。

瞑庵自題

瞑庵雜識卷一

清 皋蘭朱克敬香孫著

嘉慶己卯。湘潭朋毆之獄。其起甚微。湘潭居交廣江湖間。商賈匯集。而江西人尤多。江西會館曰萬壽宮。歲時演劇飲宴。是歲首士以江西優人來。登場歌舞。皆詰屈礮。礮不可聽。臺下人大笑。或以芒鞋土塊擲之。曰。犒汝遠來。笑者益甚。聲如潮。江西人大慚。怒且詆。湖南人强者應之。遂共爭毆。不可解。畏事者稍稍引去。江西人潛招其眾。闔門共擊。湖南人死者數百。傷未殊者縛之。於是市人訛言曰。盡殺湖南人矣。烹於鑊矣。釘於柱矣。割舌而醢之矣。市胥奔告知縣。知縣懼。不敢往。在籍給事中石承藻謁知縣曰。江西人烹割縣民千百。知罪重必且為亂。公閉閣能獨生乎。等死不如往救。或可止。知縣忿然曰。君責我。我能偕我乎。承藻曰。不能。何敢勸公。乃俱往。至則門不敢啟。壯士昇石獅撞門。門破。知縣乃入。得未死者十六人。以出。江西人皆散。於是湖南人皆憤相告。民商舟人數萬。共毀江西人店肆。遇江西人即擊殺之。奔閩喧呼。數日不絕。橋津關市。必考其音。非江西人乃得過。往往誤死。事定。知縣以聞。巡撫吳邦慶江西人也。嚴檄知縣捕治。衆皆散。莫得主名。先是市胥見衆洶洶入市。懼有變。

鳴鑼於市。令各閉門備劫竊。遂以鳴鑼罷市為胥罪。論斬之。獄未具。時論者皆謂當多殺湖南人。湘潭周系英。方官吏部侍郎。其子家居。偽為父書。抵巡撫緩頰。巡撫奏之上。以系英越職與事。罷職。令歸閉門省愆。石承藻家居。論常右湖南人。為巡撫所劾。亦罷。

嘉慶戊午。湖南鄉試有富家子。傳進賢。賄藩胥。割卷面黏他卷。時粗擬名次。久之所黏。竟中解元。先是湘陰彭義為舉業有名。羅典主講獄麓書院。雅愛重之。闈後呈所作。羅決其必售。榜揭無名。方甚惋嘆。及見墨卷。彭作具在。而人則非。大駭。告巡撫窮治。盡得胥姦利狀。傳懼。願為彭援例。請道員更與萬金。暨美田宅。親友闢說百端。義意頗動。典持不可。獄遂具。胥與傳皆論斬。

同治癸亥殿試。南皮張之洞策。盡意敷奏。不依常格。先是江蘇貢生吳大澂。應詔上書。言殿試對策。或有讜論。試官匿不以聞。請申壅蔽之罰。及見張策。閱卷官頗疑怪。久之乃擬第十進呈。皇太后拔置第三。人生遇合。固有莫之為而為者。按順治時馬士俊。乾隆時汪廷珍。皆以對策讜憲及第。

六部京察。本朝考績之名。內曰察。外曰大計。最者遷。京多由尚書及大臣兼部事。先內定。然後堂議。堂議

之日。大臣尚書中坐。侍郎旁坐。郎中以下立。部胥呈官冊。大臣執筆。躊躇良久。顧尚侍曰。京察高等。與某某何如。皆贊曰善。則標姓名。畫諾。付胥。相揖散去。咸豐己未。涇縣王茂蔭。為兵部侍郎。大學士瑞常。兼部事。會京察。堂議。常舉姓名。茂蔭起言曰。某某特善趨起。非真勤事者。若某某乃真勤事者。宜與高等。常怫然曰。如君言。非我所知。君當定之。因以筆授茂蔭。茂蔭曰。誠然。相國事多。不常至部。茂蔭終歲在部。察勤惰較詳。當代公定之。即取筆標識。促共畫諾。付胥具奏。常雖不平。亦無如何也。

部胥之權重於尚侍。以科比繁多。官不能盡記。高下出入。惟其所為。雖知其姦。莫能禁。迦陽湖憲次山先生世臨。寓京師時。偶飲酒肆。聞一胥語人曰。凡屬事者。如密部署如車。我輩如御。堂司官如驃。鞭之左右而凸。世臨心竊怪嘆。未幾成進士。由翰林改官吏部文選司主事。文選司故為利藪。部胥移易選法。胥外官錢。往往致富。世臨勤敏。多記舊事。又遇事鉤考。胥姦不得施。怨之次胥。倒書其姓名於廳壁。至今猶存。益可見居官盡職之難矣。

天津之變。曲實在夷。初津人王三。倚教橫恣。民為所苦。民訛言教堂以術殺人。當以眾驗。封大業方醉。聞之怒。手洋鎗至通商大臣署。發鎗震堂宇。大臣婉解之。大業歸

天津知縣聞大業難大臣急來調視民從者數百人大業疑知縣以衆脅已發鎗擊
知縣殺其僕民怒共礮大業返燬教堂殺其徒二十一人則各國皆有於是各國來
讓詔□□□往治□□心知其故而是時大亂初定財匱兵疲力不能戰乃奏竄守
令雜捕市井無賴二十餘人治之俄國使來告曰華與法鬭殺俄人誤也今又殺無
罪以償是重誤也請毋償俄國六人乃斬十五人以徇。

兩廣總督葉某酷信乩初英人來索舊饋葉請於乩乩曰無庸將自去既而英人果
與鄰國構難疾引去葉由是益奉乩仙咸豐八年英國兵船再至葉更虔禮乩判曰
靜靜自然定葉信之遂不設備英人書來亦不答是時方校武科英人猝至攜葉
去葉舟中賦詩有海外難尋高士粟斗邊空泛使臣槎之句英人歸以玻璃檣盛之
昇遊四國觀者人一錢其門生某輓聯云身依十載春風不堪回首目斷萬重滄海
何處招魂可謂善於立言。

廣西蔣琦齡字申甫官順天府府尹忠勤有聲好論事為時所厭乞歸養親同治初
上中興十二策一曰端政本二曰除粉飾三曰任賢能四曰開言路五曰卹民隱六
曰整吏治七曰籌軍實八曰詰戎行九曰慎名器十曰卹旗僕十一曰挽頽風十二

曰崇正學。計一萬三千餘言。皆真摯明通。切當時用。蘇子瞻葉水心。不能過也。今錄其尤警者四則。除粉飾。曰。人君所恃以感通億兆。聯為一體者。一誠而已。易曰。信及豚魚。書曰。惟德動天。至誠感神。誠則天神之遠。豚魚之頑。皆可以一氣孚之。況於臣民乎。故曰。誠能動物。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朝廷綸綺之宣。或讀而生感。或視之漠然。誠與不誠之別而已。明王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賢相防患於未然。是以吁咷多交警之詞。承平有水旱之奏。不幸而運值中否。災害並至。則必下哀痛之詔。追悔既往。深自刻責。期與天下更始。若亂矣而以為未亂。危矣而以為未危。是求四海之遠。欺百姓之愚。則豈獨民愚不可欺。徒使悼歎朝廷頽廢自甘。振作無意。忠賢為之短氣。盜賊聞而生心。其關係良非淺鮮也。昔成湯以罪已勑興。楚昭以善言復國。唐德宗奉天赦書。痛自引過。無所忌諱。宣布之日。雖武夫悍卒。無不思奮臣節。識者知賊不難平。我朝嘉慶十八年。林清之變。不過小醜竊發。而我仁宗睿皇帝。猶為之下詔。引過罪已。中外莫不感悅。遂以戡定禍亂重致太平。垂五十年。誠能動物。彰彰如是。慨自穆彰阿。載垣等當國政。無鉅細。託於機密。往往秘而不宣。一以籍言官之口。售其壅蔽之奸。一則不學無術。以為一切兵戈盜賊不祥之事。皆於政體有妨。足令詔

令減色。萬不得已而宣示。亦必變其文法。飾以美名。相沿日久。視為當然。庚申之變。寇在國門。猶務為秘密。廷臣偶有論列。則必詰其聞自何處。得自何人。以致滿朝結舌。馴至播遷。既幸塞垣。猶無一紙明詔。告諭海內。夫事至此極。豈能隱藏。徒令傳聞異詞。遠近震驚。已而畿南山東奸民。揭竿競起。旣豫捻賊。益肆長驅。豈非粉飾之為害烈哉。唐臣陸贊有言曰。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其誰肯懷。臣伏願朝廷自今鑒於既往。與天下臣民相見以誠。興言禍亂。不妨流涕陳辭。德音既宣。不宜更參忌諱。一切秋獮和戎恭順就撫之名。均宜刪除。用人行政。明降諭旨。批答章奏。悉令發抄。除兵機所關。不宜預洩。即郡縣不守。師律失機。朝廷雖不宣布。草野豈無見聞。與其傳說而甚其辭。何若摘告以作其氣。且使外廷共見共聞。則懷忠抱義之士。於朝廷之得失。皆得以補闕拾遺。隨時論抹。所謂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杜權奸壅蔽之私。激四海忠義之氣。皆在乎此。臣之所請。除粉飾者。此也。任賢能曰。自古太后臨朝。徽音盛烈。毫無遺議者。惟宋之宣仁。高后而已。顧宣仁不過承神宗變法之後。起而修復之。以甦民困。承平之世。原易見功。孰與我兩宮皇太后。除患肘腋。宏濟艱難。此誠振古所未有。其賢於宣仁遠矣。考宣仁之政。首在任賢。所謂元佑開皇極。

功歸用老成。如司馬文、呂諸賢不徒起用。悉畀鈞柄。即文彥博年近九十。猶令五日一詣都堂。平章軍國重事。其餘蘇軾、劉摯、滕元發。鮮于侁之輩。分任侍從臺諫京尹。監司。各當其才。茲其所以成旋乾轉坤之功。致女中堯舜之稱也。方令先朝舊臣。次第悉蒙召用。實與宣仁後先一轍。夫朝廷之重老成。豈徒珍同鼎彝。責其坐鎮而已。必將賴以康濟時艱。如現在祁舊藻。翁心存之忠純。宜參預大政。襄贊機密。若徒擁內閣虛名。守一部之例案。其所裨益亦已僅矣。倭仁、李棠階之宜任師儒。王慶雲之宜筦度支。王茂蔭之宜長臺垣。各用所長。斯各收其效。其尚未起用。如前任副都御史張芾之忠直。前任總督吳振棫之練達。張亮基之幹濟。前任布政使馬秀儒之純篤。莊受祺之精敏。小臣中臣所知。如前任科道宗稷、長蔣達、尹耕雲、陸秉樞之鯁直。敢言。前任編修何紹基之品端學邃。前任編修郭嵩燾、主事王栢心之留心經濟。編修袁保恒之嫻武畧。前任道員張百揆。陝西知縣田福謙。現任四川知縣孫濂之著循聲。皆一時選足備任使。夫知而不用。與不知同。用而不盡其才。與不用同。故知人必兼善任也。又語曰。耕當問如。織當問婢。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朝廷而欲收羅賢俊。莫若即今日所謂賢者。令其各舉所知。彼既懷以人事君之忠。自無蔽賢不祥。

之慮。若現在所謂明保。不論何人。但官二品以上。即責以薦士。彼猶未免流俗之目。安得遂有相士之識。其黠者采取一二虛聲以飾觀聽。而以私人比黨。竄名其中。督撫恃有權勢。以愛憎取人。甚而情面賄賂。皆所不免。所保不愜。眾望者尤多。而朝廷不察。概令送部。欲於引見召對。俄頃之際。判其賢否。此必不能無從發付。則仍概令記名。旋被擢用。此如探物暗室。無怪乎魚珠混淆。薰蕕不別。欲收得人之效。不亦難乎。夫為政在人。用人尤行政之本也。可不慎哉。臣之所請。任賢能者。此也。開言路曰。今已下明詔。求直言。中外臣民。舉欣欣然。頌揚聖治於無已。臣猶區區過慮。以開言路為請者。何也。蓋人情好名而惡實。有始而鮮終。明代遇災。亦每求言。迨言之過直。又心嫌焉。礙於求言。不能以言罪人。則默而識之。徐俟其後。而伺其隙。終於貶逐其人。而後已。此所謂好名惡實也。唐之太宗明皇。虛懷納諫。而貞觀開元之治。後不如前。終於蹈魏徵之碑。成仗馬之喻。此所謂有初鮮終也。我朝聖聖相承。御極之初。例下求言之詔。其循故事。飾虛文。初元求言。以後可不求耶。誠以聽言納諫。為君德之首。無時不當然。特恐其久而或不然也。故每當御極。視為首務。提撕而警覺之。蓋申明舊章之意也。乃言路猶有不通之時。何哉。蓋世之治亂。視言路之通塞。又視宰相

之賢否。相臣而賢，自能開誘扶持。惟恐言官之不言，惟恐言之或不盡。雖然，意見之偏賢者，不免韓琦之於司馬光，司馬光之於蘇軾。是已，况下此者乎？夫政府言官，類多水火。權臣而欲逞燭竈之技，則必先箝言官之口。大而誅殛，小而竄逐。俾有所憚，而不敢其伎倆。大畧相同，史冊所載，如出一轍。獨我朝聖明在上，權不下移。於此而欲逞其壅蔽之奸，蓋亦匪易。道光咸豐之末，臣皆在京局外，默窺心焉。數之竊嘆其用心之巧，操術之工，為從來所未有。史冊所未載也。請為我皇上悉陳之。一曰隱密。二曰觸忌。三曰摘疵。四曰示意。五曰反求。操此五術，而壅蔽之奸售。臺諫之口緘矣。何謂隱密？章奏每不發抄，諭旨亦少明降。朝廷舉動，雖在廷亦得諸傳聞，疑似之間，既不敢以風聞為無據之談，更恐以漏洩被根求之譴。夫人臣致身原不惜碎首以冀有裨，幸而折檻曳裾，終致感悟。此身雖蹈不測，此心良足自慰。若先生私罪，且興大獄，累及朋友，牽涉無辜，則言之必不見用。已從可知，其誰不灰心喪氣，結舌吞聲。此庚申之變，事前所以無一批鱗之奏，挽救之言，非盡廷臣無良。實載垣端，華剏制之罪，為不容誅也。何謂觸忌？朝廷用人行政，豈能有得無失？爭可否於殿陛，失矣而不致終失。此古今設立諫官之意也。今則用一人行一政，言者言之，朝廷從之，則以

為威福不自上操。權柄且將下移矣。小事宜言則大事愈宜言可知。小臣之不當宜言。則大臣之不當更宜言可知。乃進大臣行大政。轉以臺諫為疏逖。小臣非所宜言。朝廷自有權衡。則臺諫之所宜言者何事。宜夫不肖者毛舉細故。賢者亦託空談。夫納諫美名也。朝廷之所甚願。侵權大惡也。人主之所深忌。非宰相之罪而誰罪哉。何謂摘疵。求言既切。則言者必多。言之既多。則豈能盡善。甚而假公營私。飾詞希進。未俗之弊。何所不有。是在朝廷廣採而精擇。之陸贊之言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世有小人而廢聽納。乃奸臣則摘其言之無當者。以生朝廷之厭。摘其言之有弊者。以激朝廷之怒。既厭且怒。乃從而構之。以為此輩皆不足采。徒亂人意。殊不知舜之取善。在察邇言。而執兩用中。則所察不必盡用。而所言則無不察也。求言而懲羹。吹鑿因噎廢食。是又宰相箝制言官之術也。何謂示意。自古設官類皆重內而輕外。近緣京職清苦。借外用以為鼓舞之方。乃權臣即以之待言官。以為明行黜罰。則朝廷有拒諫之名。言者遂沽名之願。不若微示以意。緘默者悉邀外用。多言者還原衙門。夫天下中材多而豪傑少。庸俗貪利。又甚於好名。彼見朝廷愛憎若此。其誰不仰希風旨。以便身圖。道府為方面之員。科道亦清要之選。賢者豈慕臚仕。何

不可久於其職。不知其人果賢。既知其身之不用。言之不從。微色發聲之餘。必不肯戀棧以增厭惡。其不能不奉身以退。相率以去者。勢也。道光之末。譽謗稀少。脂韋習成。非此之故哉。何謂反求。言行相顧。儒者以厲躬修。聽言用。朝廷原為兩事。況人各有能。有不能。置宰我。子貢言語之長。而課以文學。政事。必謝不敏。張良為畫策之臣。令其出帷幄。而當治國治軍之任。亦所不能。則謂宰我端木。不及冉季諸賢。張良空談。不如蕭何韓信可乎。又況權奸掣肘。必無成功。狄山之禦匈奴。周處之擊齊。萬年卒以隕敗。豈由無才。至於父子兄弟功罪。且不相及。朝廷之聽言。何與。惟穆彰阿事成皇帝。久知聖人敦崇實學。特重踐履。故每於進言之臣。責以踐言之實。一有不效。不明加排擊。而微示譏。姍。聖心既以其言行不符。而厭薄之。其人亦自顧懷慙。同朝遂動色相戒。乃至御史朱琦。頗著直聲。求其身無可訾。則以弟之獲罪。謂其家猶不治。朱琦論奏。遂多不采。豈知朝廷不以言用人。不以人廢言。賢人君子議論。容有不可用之時。僉任小人。建白亦多不可廢之處。今乃因言以責人。繼遂緣人而廢言。依託正論。以售陰謀。此穆彰阿之奸。較戴垣等尤不易識。卒以塞忠諫之路。成和議之失。釀潢池之禍。為致亂之魁。者此也。凡臣所言。固為已事。而援既往。可戒將來。且

恐餘習亦未盡滌。聖主而能預燭諸奸。則所謂好名惡實。有初鮮終之弊。皆不戒而自除。臣之所請。開言路者此也。整吏治曰。盜賊之起。由於吏治之濁。吏治之濁。由於登進之濫。夫用人宜用正途。而目前之妨正途者二。日捐納。曰軍功。捐班之妨正途。害吏治也。夫人能言之。朝廷亦知之。知之而苦于捐例之不能停。則不得已而聽之。夫既已聽之。則不更問吏治矣。乃朝廷猶拳拳以吏治為念。言者亦鰥鰥以吏治為言。則臣請得切指其弊。而望朝廷之有以挽回於萬一也。夫捐例之不能停。此出於不得已者也。必使捐班加於正途之上。勢且擠正途而盡去之。勢且迫正途亦效捐班之所為。俾天下之仕者。不盡出於捐班。不止。此亦謂之不得已乎。而尚何吏治之可言乎。昔之捐班。不過於正途之外。別添一途。未幾而並駕齊驅矣。未幾而出乎其上矣。今則正途寥寥。有日少日無之勢。比其故部臣疆吏分任其咎。而督撫為尤甚。各省風氣畧同。而直隸河南為尤甚。近日吏部選法。正途人員。幾無到班之日。此部臣欲鼓舞捐生。知有度支不知有吏治。此猶為經費所迫而然也。若督撫之厭惡正途。任用捐納。則不盡為鼓舞捐生而然也。南省苦兵軍功之員居多。北方安靖。捐班之勢尤甚。臣於庚申之秋行過保定。見彼